

永葆初心,致敬老杨

□林希

老作家杨润身出生于1923年,长我12岁,按照文学界十年一代的习俗,绝对是我的师长,但文学界相处没有老幼尊卑的传统,再因为杨润身从来没有架子,无论天津还是外地的文学界,人们都称他老杨。

我们这一代文学晚辈敬重老杨有三个原因,一是他的革命资历,二是他的文学成就,三是他朴实低调的生活态度。老杨常说,“我是农民的儿子,我是一个小学生”,这是老杨人生态度的真实写照,更是老杨精神世界的崇高境界。老杨出生在河北平山一个贫苦农民人家,15岁参加八路军,从此开始了他的革命生涯。1949年天津解放,老杨随军进城,由此落足天津,最先在剧团任编剧,后来调入天津文联,进入作家协会专职从事写作。

我和老杨相识于上世纪50年代初期,那时候老杨已经是著名作家,我只是编辑部的小青年,而我又刚经历过政治运动审查,处境极是不妙,一次看老杨的戏,正好见到老杨,老杨亲切地把我拉到一边,要我给他的这部戏提提意见。这让我感觉太不可思议了,也不知我当时说了些什么,幸好剧场铃响,我匆匆跑进剧场看戏去了。

1956年,电影厂一位青年编辑到天津来,协助老杨把歌剧《白毛女》改编成电影。电影《白毛女》在全国放映的时候,我已经离开作家协会了。



杨润身

歌剧《白毛女》是一部家喻户晓的作品,改编这样的作品是一种十分艰难的使命,老杨本来对于电影剧本创作并不熟悉,然而电影《白毛女》的公映,让人们看到了一个更加完美、更为可亲可近的《白毛女》。电影《白毛女》成为经典,永久被载入艺术史册。

老杨改编电影《白毛女》,除了有话剧经验,更有别人无法企及的优势,他生于河北农村,对于喜儿、大春以及黄世仁、穆仁智等等人物极为熟悉,他的一位嫂嫂就因为过年不能还债,被逼抱着才一岁的孩子跳了井。他以自己的血泪记忆,写下了中国农民的翻身历史。

此后老杨又创作了几部电影作品,也获得了广大观众喜爱。

老杨的电影作品,以满怀的激情歌颂新时代、歌颂新农民的革命风貌,创作了一系列朴实、可爱的农民形象。剧院一位朋友和我谈起他出演老杨戏剧作品中劳动农民的事情,这位农民出场时,肩上挑着拾粪的筐子,发现路上有一块石头,放下挑子,俯身将挡路的石头搬开,点点滴滴创造了一个形象丰满的人物形象。这就是老杨作品的本色,他生于农村、长于农村、热爱农民,他作品中的农民形象就是他身边朴实的朋友和亲人。老杨作品中的农民形象,正是他自己精神世界真实的写照。

只是在此后的运动中,老杨受到了很大的冲击,成了天津文艺界的批判重点。可以想象,彼时老杨的处境该是何等的艰险。

幸好,历史是公正的,历史进入新时期,最先向人问吹来的暖风,就是电影《白毛女》的复映,老杨重新获得了人们的尊重。

1980年,我回到天津作协,

病人每天都在好转,一个个走出病房。

3月20日,我去查房,张奶奶的状况明显好转,眼睛也有些神采了。这位奶奶听力不太好,每次说话都需要俯在她耳边,把音量调到最大,远看有点像吼叫,但严实的防护服带来了隔音效果,其实听起来仍然是嗡嗡的,甚至有点回音。同事打趣说我说话有点像嘴里含着核桃,在紧张的工作中哪怕这样的小小笑话,也会让我们乐个不停。不过每次我靠近,张奶奶都会下意识躲一下,就算戴着口罩,说话时也会捂一下嘴巴,看到老人这样沉默的“疼爱”,我不知道说什么,但心里暖着。比较难受的是,有时候头顶着大太阳推病人去做CT,要走好几百米,穿防护服连续工作几个小时以后会出现缺氧、头痛、呼吸困难的症状,有时候会很艰难。

可喜的是,老太太慢慢已经可以坐起来了。我之前的想的是,通过鼓励交流,最好能让她站起来。今天武汉气温已达27℃,天气很好。要不是疫情影响,应该是赏樱的好时节。我鼓励张奶奶动一下,奶奶不太相信自己,不敢尝试,在反复劝说下,老人慢慢地挪动身体,她把脚搭在床边,系好扣子。别看这么简单的动作,之前是根本不可能完成的。这几天老人都是躺在床上,翻身都困难。

老人家边系扣子边跟我说话,不经意间,竟然就成功地站在地上,站在我眼前!我呆住了几秒,反应过来后激动地喊了出来:“奶奶,你竟然站起来了,太了不起了!”并不禁竖起了大拇指点赞。

她一看到自己站起来,突然哈哈大笑,发自肺腑地笑,对她来说也是久违的笑,老太太病倒已经20多天了,这么多天一直没有离开过病床。

看着眼前这位81岁的老奶奶高兴得像个孩子,我双手扶住她,一小步一小步地往前挪动,张奶奶激动地握着我的手,说起了家里的事。她的丈夫以前也是一名军人、党员,爱学习,事业有成……奶奶也“炫耀”她年轻的时候爱读书,读过好多名著,一本一本给我列举,这是她入院以来最轻松愉快的一个下午。我想起了我的奶奶,家乡的奶奶……

离开的时候,张奶奶的表情突然变得严肃,郑重地向我敬礼。她行动迟缓,姿势也不太规范,我木讷地僵立着,只在心里还了一个军礼。张奶奶不会看到,孙子辈的我藏在护目镜下的眼睛竟然湿润了,但我隔着雾蒙蒙的护目镜却可以看到,老人眼里的泪水。那一刻,我觉得所有的辛苦付出真的太有价值了,有什么比帮助一个人恢复生命的力量更让人感到欣慰?

手机震动,打开看到了这封来自81岁张奶奶的感谢信。老人本就体力不支,也没有握笔的力量,每一笔都是艰难的,甚至字迹也不好辨认,但每一个字都让我看到那个戴着老花镜的身影,用那双颤颤巍巍的手一笔一笔地写下了这些



戴主任和张奶奶



杨润身

见到老杨,老杨拉着我的手,万分激动地对我说:林希呀,你走了,这些年我可是遭罪了。

是呀,中国文学界几十年的风风雨雨,谁能免于劫难。依然感谢历史的公正,我们又开始了新的征程。

没过多久,老杨回到他的生活根据地——河北平山老区,并不是体验生活,而是带着家属搬到农村去了。在平山,农民把老杨当作自己人,无论对县里工作有什么意见,还是自己家里有什么事情,都向老杨诉说,老杨更是真心帮助县里工作,对年轻后辈进行思想教育。回到生活根据地,老杨写出了许多作品,更出版了一部长篇小说,写出了大量的散文,丰富了新时期文学创作的风景区。

退休后,老杨回到天津,平时我和老杨常有电话联系,老杨对于生活中一些不健康现象常常表示愤慨。他是一位坚守崇高操守的人,怀着为人民造福的意愿,一生永葆着初心。

老杨已经是近百岁的老人了,近来我都不敢和老杨通话,因为每次他接到我的电话,情绪都非常激动,说着说着,情绪就不可控制,我怕老人激动,只能时时请作协朋友带我去他的住处。

文学界都说天津老杨是个好人,他以自己一生的奉献为我们树立了一个真诚作家的榜样。

致敬老杨,老杨是一个崇高的人、一个无私的人、一位真诚的作家,我们将坚守老杨的文学道路,永葆初心,为人民写作,为人民立言。

一封火神山八十一岁患者的来信

□高富国



戴主任和张奶奶

字,是写给我们的,也是写给火神山以及所有一线医护人员的。

更让人欣慰的是,在39床张奶奶可以站起来的一天,我的另一位高龄的新冠肺炎患者董奶奶,竟然可以说话了!

这位董奶奶住在16床,是新冠肺炎合并阿尔兹海默症、帕金森以及高血压的85岁老人,入院时插着胃管、尿管,意识不清,询问时,她只会望着你,没有任何反应。

我只好联系董奶奶的家人。她的丈夫89岁,电话打过去,老伴说到一半开始哽咽,转而号啕大哭。他们相依为命一辈子,相互照顾了一辈子,现在却不能来床边侍候。他说老太太胆子很小,平时出门都要牵着他的手,因为怕丢丢了。平时都是他给喂饭,董奶奶也是他的支柱,不敢想象万一剩下一个人,可怎么活下去……这些话让人心酸,也给我力量。我尽力安抚了老人,告诉她,我们一定尽自己所学去照顾、治疗老太太,请放心。

就在同一天,这位董奶奶竟然可以说话了,也可以喂饭吃了,她抓着我的手,反复说着谢谢!我感觉到,她有好多话要说,但是又表达不出来。但毕竟,这是好的趋势。

今天的好消息不仅来自我的病人或者火神山医院,武汉已经连续多日实现“三清零”了,全国也慢慢开始“解冻”了,胜利指日可待!

张奶奶的感谢信手书版

火神山医院的中国人民解放军: 你们的医德高,医术精。

按照治人先治本情况,组织开会,讨论研究诊断,最后决定方案,并反复给患者远在外地的子女联系电话说明。

我是一个81岁身患多种疾病的老大婆。有心脏病,不能坐,不能站,不能行走,在床上大小便(的)肺炎患者。现在经过戴医生、高医生等军医的治疗,已可坐,也可下地慢慢行走(短时间),一天多次大便,次数渐渐减少。

护士女战士任劳任怨,辛劳无比,当他们给我清洗大小便,床上我曾感动的哭过三次(实在难能可贵)。

我这次能活着走出火神山医院的大门,实实在在的感谢中国人民解放军,向你们敬礼,鞠躬。

火神山医院39床,张瑞玲,81岁

写出《半夜鸡叫》的“战士作家”高玉宝于2019年12月5日永远地离开了我。我与高玉宝结识近半个世纪,他曾签赠给我7本书,第一本签赠的《高玉宝》落款时间是1974年12月29日。在这45年间,我们联系颇多,交情深厚。他对党无比崇敬爱戴,对人民无限忠诚,是我学习的榜样。很多人知道他作为一个“文盲战士”,写出了200多万字的文学作品,是中国人民文化翻身的象征。

1947年高玉宝参加人民解放军时恰好20岁,已经有了很丰富的人生阅历:小时候仅上了一个月的学就被迫给地主放猪;10岁给日本鬼子当童工;16岁替父亲去当劳工;17岁学木匠……这样一个见多识广的高玉宝,却弄不清“入伍”和“入党”有什么区别!他见身边老兵把刚发下来的津贴拿出一部分交给另一个老兵时,询问是什么钱?那老兵说是党费。高玉宝连想也未想,立即从自己的津贴中拿出几张纸币给那个收党费的老兵。老兵说,你还不是党员呢,不收你的!“啊?我怎么不是党员啊?党救了我,党要解放天下受苦受难的穷人。我不是当兵了吗?怎么还不是党员呢?”指导员正巧从这里走过,告诉他,当兵并不等于入党,好好干才能入党,入了党才能缴纳党费呢!想入党就写个人入党申请书吧。“这个入党申请书怎么写?我也不会写啊!”指导员说,你心里怎么想就怎么写。

“我从心里要入党!”这就是高玉宝急切要说的话,可是,可是,这几个字他多半都不会写呀,他只上了一个月的小学!但他要写,他要向党表达自己的心愿,要加入到党里面,把自己的一切献给党。申请书不会写怎么办?就画成和文字一样意思的图画。于是,在我们党史上非常特殊的一份入党申请书就在高玉宝手下诞生了!“我”字他会写,“从”字就不会了,那时的“从”字还没简化,十几个笔画呢。不会写这个字就画了一条虫子;“心”就画一颗心,“眼”就画个眼睛;“里”当时也是繁体,非常难写,他就画了一只梨;“要”字,他写了个同音的别字“咬”;“人”,当时发音“YU”,他就画了一条鱼;“党”的繁体字17个笔画呢,他更是不会写了,他画了树上挂着一个铃铛……

1948年正月十五月亮特别圆的那个晚上,高玉宝郑重地向连队指导员递交了自己的“入党申请书”,他记住了指导员说的“好好干”,入伍刚6个月,上交入党申请书刚刚3个月,高玉宝就如愿地加入了党组织。“党是妈妈我是娃,叫我干啥就干啥,不折不扣不讲价,永远听我妈妈话。”还不会写字的年轻的玉宝,编了这样的顺口溜,表达了对党的忠贞情怀。他高兴地逢人就说,我有家了!

10年前8月的一天,我陪同原总装沈阳军代表局七二四厂领导班子的党员们来到高玉宝家,请他讲一堂特殊党课。我又一次听他讲述了“塔山阻击战”那场惨烈的战斗。那时他是通信员,在电话线完全被炸断无线联络的情况下,团长让他跑步传达命令。敌轰炸机从头上飞过,他马上就跑,因为敌机不会立即返回。他跑到九连,九连官兵正在吃高粱面带壳儿做的饼子。他一去,大家把他围起来,问小高有什么消息,上级有什么命令。玉宝传达了团长说的6号阵地没人了,九连赶快上!只见九连指导员手拿吃了一半的高粱面饼子,对大家进行简短的战前动员:“同志们!大家要吃饱,这是我们一生中最后一顿饭了!”九连上去了,打退了敌人的进攻,阵地保住了。可是,这个加强连,200多号人,上去一天就没了!部队牺牲太大了……每回高玉宝说到这个经历,他都哽咽,都不由得热泪满眶。高玉宝所在的35团,经六天六夜阻击战,只剩下百十人,被授予“塔山英雄团”的34团,剩得更少,仅有21人。高玉宝在心里暗自说:战友们,你们用生命换来了今天的一切,今后不会再有什么样的困难能把高玉宝难倒!

高玉宝以一个战士的风姿顽强无畏地进军文化领域。大军南下,在长沙郊区肖家巷休整的空隙,当军邮员的高玉宝取信报回来,把枪架在身旁,把信报铺在地上分堆儿,做完本职工作,碰到有文化的人就主动上前去问一个怎么写,甚至拦下了到部队检查工作的军长吴克华的坐骑。高玉宝有一点空儿就用铅笔头在小草纸本子上写上几个字,他要把手写苦水记录下来,告诉战友,告诉后人。玉宝给我讲过,他用一年零五个月的时间写出了书的初稿,在广东潮州乌羊市落笔。这时的高玉宝只有24岁。经解放军文艺出版社编辑细心帮助指导修改,就要向公众发行了。当年想用《苦难的童年》等类似的书名,一时谁也拿不定主意,报到了总政主任罗荣桓那里,罗帅一槌定音,他说书名就叫“高玉宝”嘛!

《高玉宝》先在军内流传,后于1955年4月正式出版,几家出版社开印了近两百万册,一下子就轰动全国,高玉宝被誉为“文化战线上的英雄战士”。高玉宝本人成为了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文化翻身的一面旗帜,一个象征、一个符号。高玉宝到全国各地做报告,这样的报告他一讲就讲了70多年。当年听过他报告的孩子许多都过半百,过年过花甲了!



上个世纪90年代,有一次高玉宝感慨万分地给我讲,他在一个小学给孩子们讲自己当童工,饿得不行,没有饭吃,有一个孩子就问他:“没有饭吃,为什么不吃饭干啊?”他一时被问得哑口无言。今天的孩子们很难理解旧中国老百姓的生活是个什么样子,他太有义务去给他们讲清楚。我当时就写了篇特写《高玉宝和九十年代的红领巾》,发在《人民日报》上,获得了建党70周年“当代共产党员风采”征文一等奖。

奖章挂满了左右新老军装的前襟,高玉宝仍保持当兵时的感觉和作派。一次,他被邀请给一个单位做报告,他没让单位派车来接,也没干休所要车,一个古稀老人自己骑着自行车就去了。他所在的辽宁省军区大连第八离职干部休养所的领导知晓后,担心老人路上不安全,立刻让韩玉生干事带车去追,差一点到会场才追上。韩干事让高老把自行车放到车后备箱里,高玉宝说:“我社会活动多,不能总派车,再说,我骑车很方便啊!”要知道,他可是患有严重的高血压和心脏病的人啊!但他一直保持战争年代一个战士那样的自觉和风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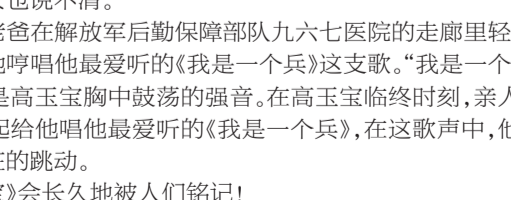
有一次春节前我到他家做客,干休所院子里围了一群人,多是老太太、小媳妇。中间围的是高玉宝。只见他戴着老花镜,拉开架势,骑坐在磨剪子戗菜刀刀的长条板凳上,他把水点在磨石上,两手按着菜刀,一把接一把磨,大半天磨了五六十把!有一个老太太的刀把裂开个大口子,里面铁棍都锈了,高玉宝不仅给她磨了刀,还修好了刀把子。高玉宝领我看了他的小仓库,里面有老花镜子和各式各样的工具,还有针头线脑、铁皮钉钉。一个老干部的热水器喷头坏了,买不到合适的,高玉宝就给重新做了一个。有个老干部的炉盘三角座损坏了一个角,高玉宝也想法给修好了。高玉宝家住二楼,一楼住着离休的抗战老干部王平,王平和老伴都有病,觉得一楼不安全,高玉宝帮他家窗子外安了个防盗栏杆,上面还修了个小雨搭……

高玉宝的初心就是战士之心。他的作品名扬天下,可他没有忘记1952年9月30日在怀仁堂的国庆宴会上,他举杯给毛主席敬酒时,周总理向毛主席介绍说:“这是我们的战士作家高玉宝同志。”他没有忘记塔山阻击战像割稻子一样倒下的战友,更没有忘记在张家口作战时救他一命的28岁的团参谋长李文斌!高玉宝家里一直摆放着李文斌的黑白照片,照片前是高玉宝自己打造的一把八路军军刀,刀片上刻着李文斌的英名和高玉宝写的一首小诗:“虎将挥虎刀,霜刀鬼魅扫。为国献生命,光辉永世照!”多年来他一直寻找李文斌的墓地,2019年9月,当他得知儿子燕飞历尽波折终于找到了恩人的墓地并得到确认时,欣慰与伤感使他号啕大哭了一场!

高玉宝一生充满战士情结。他平时很“抠门儿”,舍不得给自己添件新衣,可他在2019年的“八一”建军节,为塔山阻击战纪念馆一下子就捐了10万元!谁能说清他到底资助了多少贫困的学生和需要他帮助的人呢!连他的儿女也说不清。

这次病重期间,燕飞背着老爸在解放军后勤保障部队九六七医院的走廊里轻轻地踱来踱去,高玉宝伏在儿子肩上,听儿子给他哼唱他最爱听的《我是一个兵》这支歌。“我是一个兵,来自老百姓”,这是我们人民军队的初心,也是高玉宝胸中鼓荡的强音。在高玉宝临终时刻,亲人和战友们围绕着他,握着他的手,含着眼泪,一起给他唱他最爱听的《我是一个兵》,在这歌声中,他欣慰地闭上了眼睛,永远地停止了那颗战士心脏的跳动。

高玉宝和他的著作《高玉宝》会长久地被人们铭记!



高玉宝

高玉宝: 中国人民文化翻身的象征

□胡世宗



高玉宝